

全
閩
詩
話

全圖詩話卷四 宋

晉安鄭方坤編

吳激

吳激字彥高宋宰臣拭之子王履道外孫而米芾元章
婿也工詩能文字畫得其婦翁筆意將命帥府以知名
留之仕爲翰林待制出知深州到官三日而卒有東山
集十卷并樂府行於世東山其自號也出散關詩云春
風蜀檣青山盡曉日秦川綠樹平愈甫索水墨以詩寄
之云烟拂雲梢留淡白雲蒸山腹出深青三衢夜泊云
山侵平野高低樹水接晴空上下星太清宮云玉座烟
霞春寂寂石壇星斗夜蒼蒼呈正甫云手版西山聊復

爾角巾東第定何時遊南溪潭云竹院鳴鐘疑物外畫
橋流水似江南飛瀑巖云數樹殘花暮春在一聲啼鳥
覺山深詠鄭郎故伎云玉雪自知塵不染丹青難寫酒
微醺送樂之侍郎云四海蒼生謝安石一言宣室賈長
沙送韓鳳閣使高麗云海東絕域皇華使天上仙官碧
落卿偶題云江湖欹枕夢風雪打窗時此類甚多樂府
夜寒茅店不成眠南朝千古傷心事誰挽銀河等篇自
當爲國朝第一手而世俗獨取春從天上來調不用他
韻風流子取對屬之工豈真識之論哉

中州集

吳彥高建州人宋宰臣拭之子宋帝之婿工詩文其字
畫得婦翁筆意會寧府遇老姬善琵琶自言梨園舊籍

有感爲賦春從天上來一闕云海角飄零嘆漢苑秦宮
墜露飛螢夢回天上金屋銀屏歌吹競舉青冥問當時
遺譜有絕絃鼓瑟湘靈促哀彈似林鶯嚶嚶山溜泠泠
梨園太平樂府醉幾度春風鬢髮星星舞破中原塵飛
滄海風雪萬里龍庭寫胡笳哀怨人憔悴不似丹青酒
微醒對一窗涼月燈火青燐後三山鄭中卿從張貴謨
使北日聞尚有歌之者元遺山曰曾見王防禦公玉說
此詞句句用琵琶故實引據甚明今忘之矣詞統

先公在燕山赴北人張搃侍御家集出侍兒佐酒中有
一人意狀摧抑可憐叩其故乃宣和小宮姬也坐客翰
林丘學士吳激賦長短句紀之聞者揮涕其詞曰南朝

千古傷心地還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向誰
家恍然相遇仙姿勝雪宮髻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泪濕
同是天涯

客齋
隨筆

彥高七言如春風蜀棧青山盡曉日秦川綠樹平烟拂
林梢留淡白雲燕山腹出深青山侵平野高低樹水接
晴空上下星竹院鳴鐘疑物外盡橋流水似江南數樹
殘花喜春住一聲啼鳥覺山深皆清新婉麗具體中晚
無伉儷之氣

金詩
選

康輿之

康輿之在高宗朝以詩章應制與左璫狎適璫思殿有
徽祖御畫特爲卓絕上時持玩以起羹牆之悲璫下旂

竊携至家而康適來留之飲因出示之康給璫入取殺
核輒書一絕於上曰玉輦宸遊事已空尙餘奎藻貯春
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璫見之大駭然
其可奈何明日伺間叩頭請死上大怒亟取視之天威
頓霽但一慟而已

娛書堂詩話

詞雖宜於艷冶亦不可流於穢褻吾極喜康與之滿庭
芳寒夜一闕眞所謂樂而不淫且雖填詞小技亦兼詞
令議論叙事三者之妙首云霜幕風簾閒齋小戶素蟾
初上雕籠寫其節序景物也繼云玉杯醺醖還與可人
同古鼎沉烟篆細玉笋破橙橘香濃梳粧嬾脂輕粉薄
約畧淡眉峰則陳設之濟楚肴核之精良與夫手爪顏

已一一如見矣換頭云清聲歌幾許低隨漫唱語笑相
以道文書針線今夜休攻莫厭蘭膏更繼明朝又紛冗
匆匆則不惟以色蕤見長宛然慧心女子小窻中喁喁
口角末云酩酊也冠兒未卸先把被兒烘一段溫存旖
旎之致咄咄逼人觀此形容節次必非狹邪曲里中人
又非望宋窺韓之事真所云真個憐惜也但爲其憐惜
者亦難消受耳放翁有句云璧月何妨夜夜滿擁芳條
此今年寒尚淺此生差堪相匹

詞筌

康伯可有聲樂府待詔金馬門凡中興粉飾治具及慈
歸養兩宮歡集必假伯可之歌詠故應制之詞爲多
日上元節進瑞鶴仙詞云瑞烟浮禁苑正絳闌春回

新正方半冰輪桂華滿溢花街歌市芙蓉開徧龍樓兩
飢兒銀燭星球有爛捲珠簾盡日笙歌盛集寶釵金鈿
羨綺羅叢裡蘭麝香中正宜遊玩風柔夜暖花影亂
天聲軟鬧蛾兒滿路成團打塊簇着冠兒鬪轉喜皇都
春日風光太平再見上皇覽之極稱賞風柔夜暖以下
賜金甚厚

詞苑叢談

慈寧殿賞牡丹時椒房受冊三殿極歡上洞達音律自
製曲賜名舞楊花停觴命小臣賦詞俾貴人歌以爲壽
左右皆呼萬歲詞云牡丹半拆初經雨雕檻翠幕朝陽
嬌困倚東風羞謝了群芳洗烟凝露向清曉步瑤臺月
底霓裳輕笑淡拂宮黃淺擬飛燕新粧楊柳啼鴉晝永

山欒韞庭院風絮池塘三十六宮簪豔粉濃香慈寧王
殿慶清賞占東風誰比花王良夜萬燭熒煌影裡留住
年光此康伯可樂府所載貴耳集

陳翔

陳翔字子飛建陽人七歲時劉子翬命賦燈詩援筆立
成曰耿耿照幽房熒熒鶴焰長昔年江上女曾向乞餘
光坐客皆獎嘆紹興中由童選進士累官國子監簿時
章太后既歸慈寧宮祥瑞交手獻紹興十二章其一章
曰天意同皇母歸哉烽燧敬宮闈朝陽赫奕明鞠衣皇
之孝惟母慈陳仙仗薦壽卮從之冢后與庶妃孝之九
成與咸池沓珍瑞駢福祺山陬水澗咸熙熙惟天之相

與帝之宜千萬年無窮期一時文譽隱然動京師

閩書

吳棫

吳棫字才老建安人舉進士所著有書禪傳詩補音論語指掌考異續解楚詞釋音韻補又作字學補韻朱文公謂近代訓釋之學惟才老爲優遂據以叶三百篇之韻其所作韻補武夷徐巖爲之序曰才老長鬣豐頰危冠大帶進止閒暇中和溫厚之氣晬然見於色仁義道德之音藹然見於言巖從所從造官識之退而嘆曰古所謂君子儒者非斯人耶才老從容爲巖言擢第後數年不求官築室三間中設夫子像古書陳前謝事凝神以味古訓常若游洙泗間而稱遜聖賢前後也才老評

論古人前後賢否優劣率能探其蘊奧如與並時平生著書皆淵源精確自補音書成然後三百篇始得爲詩從而考古銘箴頌歌謠諺之類莫不字順音協其書初引證甚博懼其繁重稍削去獨於最古者中古者近古者各存三二行復有稍增損而才老沒矣

閩書

毛詩補音十卷陳氏曰吳棫撰其說以爲詩韵無不叶者如來之爲釐慶之爲羗馬之爲姥之類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始定爲釋文燕燕以南韵心沈重讀南作尼心切德明則謂古人的緩不煩改字揚之水以沃韵樂徐邈讀沃鬱縛切德明亦所不載顧氏糾繆正俗以傳穀郊祀賦積有前成切張衡東京賦激有吉躍切今

之所作大畧倣此其援據精博信而有証朱晦翁註楚詞亦用械例皆叶其韵械又有韵補一書不專爲詩作也要之古人韵緩之說最爲確論不必一一改字詳見

韵補

文獻通考

郭脰

郭脰字景初泉州人少有才學而性甚輕脫嘗夜出爲醉人所誣太守詰其情狀脰笑曰諺所謂張公喫酒李公醉者乃脰是也太守怪其不屈命取紙筆使作張公喫酒李公醉賦一首脰操紙立就其畧云事有不可測人當防未然何張公之飲也乃李老之醉焉清河丈人方肆杯盤之樂隴西公子俄遭醪酎之愆太守見而大

笑乃釋之

畢客揮犀

陳長方

吾友胡少明教官以王文正家所得蘭亭惠其甥王立之定武石刻屢經牧守私易此本信非近年撫搨失真者所能髣髴也紹興乙卯上元日閩人陳長方齊之題於笠澤寓舍系以詩曰昭陵一人見無從鐫石猶將磨本供八法典刑今在此華山天外立三峯不須苦恨厭家雞白晁鹽車後月題弄筆數行書紙背莫教人嗤庾安西此甥此舅兩風流翰墨相傳不誤投大似曹溪付衣鉢臨池他日看銀鈎

蘭亭續考

祖秀實

吳駿字晞遠中元豐八年進士調潞州上黨簿太宰張
商英首加薦引知虔化縣通判永州未幾告老祖秀實
以詩寄之云官路聲名二十年江鄉舊仰貳車賢進將
事業歸塵外收得功夫到酒邊解榻幾聞招隱士炷香
終日對韋編公朝況是登耆哲早晚蒲輪穩著鞭

萬姓
紛譟

鄭穀

建炎已酉苗劉之變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事鄭穀
奏苗傅劉正彥等悖逆肆虐擅行殺戮朝廷近日差除
多出二人之意兼聞以簽書樞密院召呂頤浩以禮部
尚書召張浚又分張浚之兵以五百人歸陝及浚不受
命浚不肯分所部兵遂謫浚以散官居郴州擢浚以節

度知鳳翔皆出傳等姦謀使外無強兵謀臣內生變亂事不可緩遂一章乞留呂頤浩知金陵一章言張浚不當謫而求有胆氣謹密可共事之人得奉議郎謝窩令爲客旅徒步如平江見張浚等具言城中之事令嚴兵備大張聲勢待重緩進使其自遁無致城中之變驚動三宮撰杜鵑詩四句親寫令携去執呈諸人以爲信驗

建炎復辟記

建炎間苗傅劉正彥作亂是時中丞鄭穀密遣謝翱如平江仍作詩示呂元直張德遠二公曰杜鵑飛飛無定棲寄巢生子百鳥依園林花老晝夜啼安得百鳥挾以歸呂張得詩卽起兵成復辟功詩不徒作也

詩話

唐鄭谷作鷓鴣詩得名宋建炎中諫議大夫鄭穀作杜鵑詩論百官當迎乘輿反正之意稱鄭杜鵑

筆精

梁克家

紹興二十八年九月潮州揭陽縣治東壩梅花盛開嶺外梅著花固早於江浙然亦須至冬乃有之邑人甚以爲異士子多賦詩大抵皆諷令尹時梁鄭公正爲館客寓此齋亦賦一篇曰老菊殘梧九月霜誰將先暖入東堂不因造物於人厚肯放梅枝特地香九鼎燮調端有待百花羞澀敢言芳看來冰玉渾相映好取龍吟播樂章語意不凡類王沂公雖然未得和羹用且向百花頭上開之句明年還泉州解試第一又明年魁天下致

位上宰

夷堅志

梁文靖公梅花詩云九鼎爨調終有待百花羞澀敢言芳用王沂公之意亦魁天下位宰相然梁公之句失於

雕琢

因學紀聞

梁揆叔子解試鵬鸞離風塵詩當時無不擊節天人徑說鵬鸞冲天品凡禽未易倫三秋乘志氣一舉離風塵或者喜其自喻見志果超詣上上第幼嘗誦此一篇已自迅口轉過初不覺其所以妙處及至暮年始悟高騰霄鳳翥下睨塞鴻賓借翥對賓無如此之巧始嘆伏不能自己大凡玩古人糟粕須是字字究竟句句勘破方是讀書又要熟讀古人云讀書百遍其義自見又云舊

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應須子自知

螢雪叢話

蕭國梁

狝峰蕭公登科歲第一人本丞相忠定趙公故事設科以待草茅士凡預屬籍挂仕版者法當遜避唱名日遂陞蕭爲榜首故蕭對御吟有名傳玉陛星辰曉澤霈金枝雨露春之句其謝啓云預飛龍之選淮安論次以當先無汗馬之勞鄼侯何功而居上蓋用宗室及蕭氏事人多稱之

宋稗類鈔

福州永福縣瑞雲峰有古識云天寶石移瑞雲來期龍爪花紅狀元西東宋乾道間天寶瑞雲寺後岷石橫山而行齧地成溪旣而此石松上復生龍爪花是年蕭國

梁魁天下鄭僑黃定繼之蕭居冲峰鄭居龜嶺黃居龍嶼當時詩云冲峰龜嶺與龍嶼三處山川壯矣哉相去其間只百里七年三度狀元來俱載府志亦海內所罕儷也

閩小紀

陳元

候官陳元居縣之甘洲以進士第二人登科未食祿而卒癸志嘗載其三夢既歿二年鄉士請紫姑仙得兩大竿曰陳元復書一詩曰月桂曾攀第二枝綠袍得意拂丹墀不藉雨露空歸去折斷連環多少悲蓋陳魏掟之後方娶妻纔爲夫婦月餘而永訣故卒章不能忘亦可

哀也

夷堅志

曾陟

三山曾先生陟嘗寓館於陳氏七載音信不通夏月青
衿俱歇獨處一室有道人自吳山來調之曰子思鄉之
切何不少歸陟曰水陸三千里幾時得到道人剪紙爲
馬令合眼上馬以水瀦之其疾如風祝曰汝歸不可久
留須臾到家門戶如舊妻令人浴易新衣陟曰我便去
女曰纔歸便去何不念父母妻子乎陟便上馬而行所
騎馬足折驚寤乃身在書館中隨身衣服皆新製者道
人亦不見惟留一藥籃中有一詩云一騎如龍送客歸
銀鬃綠耳步相隨佳人未許輕分別不是仙翁豈得知

泊宅編

鄭昌齡

鄭昌齡字夢錫耿介不苟合秦檜當國聞其才名欲處以美官命客以書諭意昌齡爲詩謝之有曰先生傲睨醉客傍不覺滂沱入醉鄉來書恐是醉中語使我大笑幾荒唐後以太常寺簿召不赴

闕書

湯莘叟

易莘叟少好吟詠有馬上吟夜雨洗山新綠嫩曉風吹杏淺紅乾幽居吟葛巾簪下無多髮茅舍門前有好山皆膾炙人口終饒州推官

闕書

葉紹翁

建安葉紹翁嗣宗靖逸集其佳句云古柳無多樹新蟬

第一聲西湖秋晚云愛山不買城中地畏客長撐屋後
船荷葉無多秋事晚又隨鷗鷺過殘年北關云脫衣命
僕浣塵埃籬落人家未見梅出得城門能幾步船頭便
有白鷗來

居易錄

蕭德操

蕭德操字東夫閩清人所居屏山千巘競秀自號千巘
老人楊誠齋稱云近世詩人若范石湖之清新尤梁溪
之平淡陸放翁之敷腴蕭千巘之工致皆余所畏也

閩書

蕭德藻字東夫三山人初與楊誠齋湖湘同官誠齋盛
稱其詩爲尤蕭范陸止於福建帥參使不早死雖誠齋
詩格猶出其下其詩苦硬頓挫而極其工次韻傳惟肖

一聯肝腸與世苦相反巖壑喚人不早還諸公並不能
反起句竹間蟋蟀太多事喚得秋來籬落間最爲奇峭
堯章乃其壻云詩板舊在永州傳者罕焉

羸奎律體

不蕭德藻號千巖閩清人以詩名於時采蓮曲云清曉
去采蓮蓮花帶露鮮溪長須急漿不是尅前船又云相
隨不覺遠直到暮烟中恐喚歸得晚今日打頭風絕似
玉臺劉後村酷禪之筆精

汜石湖賞海棠云憶向宣華夜倚闌花光妍煖月光寒
如今踰颶嫌風露且只銅瓶滿挿看宣華王蜀宮名也
蕭千巖機杼與誠齋同但才慳於誠齋而思加苦亦一
生屯蹇之驗同時獨誠齋獎重以配范石湖尤遂初陸

放翁而放翁絕無一字及之今摘其律帖精詣不甚費
研尋者於此着語能奇怪呼天與唱酬疾走建德國乃
爲淵明先失脚墮榛莽劉伶扶我還乾坤生長我貧病
怨尤誰湘妃危立陳蛟背海月冷挂珊瑚枝醜怪驚人
能嫵媚斷魂只有曉寒知百千年蘚著枯樹一兩點春
供老枝絕壁笛聲那得到直愁斜日凍蜂知古梅造物
巧能相補得破慳賒與一天秋一節時到崔嵬上有底
點勞得給扶秋浩蕩中遙指點一螺許是定王城穉子
小窓窺過鴈數峰乘隙入西軒眼冷寒梢明數點知他
正雪是梅花秋陽直爲田家計饒得漁村一抹紅真誠

顰敵手也

後邨詩話

蕭千巖亦師茶山有樵夫詩云一擔乾柴古渡頭盤纏
一日頗優游歸來澗底磨刀斧又作全家明日謀乃寓
句且一時之意貴耳集

吳虎臣辨唐異聞集所載開元中道者呂翁經邯鄲道
上邸舍中以囊中枕借盧生睡事謂此呂翁非洞賓自
序以爲呂潤之孫潤仕德宗朝今曰開元中則呂翁非
洞賓無可疑者而或者又以爲開元恐是開成字亦非
也開成雖文宗時然洞賓此時未可稱翁本朝國史稱
關中逸人呂洞賓年百餘歲而狀貌如嬰兒世傳有劍
術時至陳搏室考以國史證之止云百餘歲則非開元
人明矣雅言系述有呂洞賓傳云關

舉進

士不第值巢賊爲梗携家隱居終南學老子法以此知
洞賓乃唐末人此皆吳說蕭東夫呂公洞詩云復此經
過三十年惟應蠟谷故依然城南老樹朽爲土簷外穉
松青拂天枕上功名祇擾擾指端變化又玄玄刀圭乞
與起衰病稽首秋空一劍仙第五句誤用呂翁事

賓退錄

徐錫之

鼓山去福州府治東三十里康熙壬子六月偕歛人鄭
珪乘竹輜往游晨曦射人面扇以障之手指皆流汗旣
而行松陰三里達湧泉寺寺創自梁開平二年閩王審
知所建延國師神晏居之入門山僧迎客飯香積厨尋
塊之出探靈源洞下岩磴數十級中裂一澗跨以石梁

下視乏水山僧語予此喝水巖也國師安禪於是惡澗
水之喧喝之水乃倒流遂涸予爲悵然旁多宋人題字
有徐錫之者刊詩於石云重巒複嶺鎖松關只欠泉聲
入座間我若當年侍師側不教喝水過他山辭頗清拔
先得吾心言之矣鄭子登劣崩峯予納涼僧廊日旣暮
留宿廊下愛青松架壑信宿乃還用茗帚拂塵題名於
壁

曝書亭集

趙汝愚

趙汝愚登鼓山詩江月不隨流水去天風常送海濤來
朱文公愛之遂書天風海濤字於石今人不知趙公詩

也

丹鉛錄

呂造

宋進士呂造詩云閩海雲霞遶刺桐往年城郭爲誰封
鷓鴣啼困悲前事豈蕊香銷滅舊客刺桐城今泉州築
城時環城皆植刺桐故號桐城

泉州雜志

翁黠

南山廣化寺有菴百餘區簷楹相摩軒檻層出如中峰
瑞泉天宮皆號絕景宋翁黠爲諸生時讀書此寺夜醉
擊鐘忽一人出呵詰之其人狀貌詭異黠亦轉詰其人
其人曰能屬對吾語汝乃云拆破磊文三石獨黠應曰
分開出字兩山單其人頷之曰正郎言訖不見後黠官
至正郎矣石獨山單皆花名也

閩書

陳善

秋塘陳敬甫善有雪篷夜話三卷淳熙間一豪士嘗書
貴家扇云春風一日歸深院巫峽千山鎖暮雲有滿江
紅詞曰三月風前花薄命五更枕上春無力上李季章
啟云父子太史公提千古文章之印玉堂眞學士躋中
朝公輔之班送輔漢卿過考亭詩云聞說平生輔漢卿
武夷山下啜殘羹

貴耳集

陳彥才

陳彥才平陽人宣和進士秦檜寓永嘉彥才與隣不謁
也後檜再相竟以年老註邑連江彥才與檜生辰偶同
戲作詩曰命賤安能比鉅公偶然年月與時同只恨日

上差此子甘向連江作釣翁

閩書

王十朋

筍江在臨漳門石塔山下宋皇祐初郡守陸廣造舟爲
梁紹興三十年陳孝則知梁二公倡令僧文繪作石橋
長八十餘丈王十朋作石筍橋詩記之刺桐爲城石爲
筍萬壑西來流不盡黃龍壑宅占上游呼吸風濤勢端
緊怒潮拍岸鳴霹靂潏潏天沒畦畛行人欲渡無翼
飛魚腹蛟涎吁可憫二三大士爲時出目覩狂瀾心不
忍小試閒居濟川手遶水孤山寇忠愍亦有山僧願力
深解使邦人捐倉囷五丁挽石沒浩渺萬指珠山登礪
磯辛勤填海效精衛突兀橫空飛海蜃趾於千尺鰲人

室護以兩傍獅子楯南通百粵北至吳擔負與肩走騷
批論功不減商舟楫遺利宜書漢平準

閩書

洛陽橋名萬安橋蔡忠惠襄所造橋心有洲洲上有關
門晉惠二邑界此江也王忠文十朋詩人行跨海金鰲
背亭壓橫空玉虹腰蓋詠此關

閩書

泉州府治署庭有宋太宗御製戒石銘高宗手勅權邦
彥等題跋其碑尚存銘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
虐上天難欺高宗手勅近得黃庭堅所書太宗皇帝御
製戒石銘恭味旨意是使民於今不厭宋德也因思朕
異時所歷郡縣其戒石多置欄檻植以花草爲守爲令
者鮮有知戒石之所謂也可令摹勒庭堅所書頒降天

下非惟刻諸庭石且令置座右爲晨夕之念豈曰小補之哉勅後有一缶字高宗御押也權邦彥等題其後云云王忠文十朋有修戒石詩君以民脂膏祿爾大夫士脂膏飽其腹曾不念赤子貪暴以自謀誅求不知恥指呼有鷹犬嗜慾肆蛇豕但言民至愚孰謂天在邇昭然甚可畏殃必反乎爾聖訓十有六簡嚴具天理大字刻山骨朝夕臨坐起一念苟或違方寸寧不媿清源庭中石整頓自今始何敢警同僚兢兢惟勅已又有高宗御製籍田碑在戒石碑之右石俱精瑩燁燁有神氣

闕書

泉州郡治有忠獻堂以韓魏公生此得名云後人易以清署至王忠文一仍其舊詩云相出相州生此州魏魏

勲業宋伊周後人莫要輕更改更有堂名勝此不復卽
郡圃祠祀之中有安靜堂蔡忠惠所作嘗於此書荔支
譜忠文解官時又有復安靜堂舊額詩端明之孫字子
強銀鉤鐵畫傳遺芳昔年作郡古平海大筆親書安靜
堂自從宣和至乾道字與輪奐爭光芒一朝忽遭俗眼
白毀滅名姓爭埋藏我來搜訪久乃獲老兵據爲寢處
床滌除五載塵土面字向堂上增激昂祖爲第一孫是
似書有家法稱莆陽體具萬安頗雄壯榜與忠獻同朝
翔因知文字乃至寶一詩之厄庸何傷石鼓文有鬼神
護淮西碑並日月光豈容泯滅暴秦火誰肯贈炙段文
昌書生作郡太迂濶理財聽訟俱非長吾君若問何以

治堂復導祭祠恭姜今纔五日京兆爾眷此陳迹猶木
忘但願茲至日安靜名與國壽俱無疆

閩書

劉懋

太平山三十里有寒泉林朱文公母祝夫人墓在焉寒
泉林之右石砌宋劉懋母墓世傳懋越鄉授徒歲暮得七
金歸道逢石婦携兒欲赴水死問之曰夫婦不相存債
迫到此問債幾何曰七金卽解與之及守歲簞酒炙蝦
夫妻相對了無慚色且爲詩曰蝦小紅爐炙酒熟布裙
笏正歲之衣遂有續題其門曰門將金鎖鎖簾掛玉鉤
鉤居數日石以佳壤告者曰金鉤掛玉簾形也懋以葬
母而文簡燭文安炳兄弟生焉

閩書

劉珙

建陽劉忠諫珙少謁夢大乾神祠夢金牌上有曲巷勒
回風五字迨登第除諸王官上幸宮邸問諸王何業珙
答以屬對時月照窻隙上上曰可令對斜窻拗明月諸
王方注思開珙遽以曲巷勒回風對上曰神語也

謁夢錄

徐壽仁

壽仁讀書追古尤長於詩出遊遇佳山水極興乃返晚
傍所居築坡種菊自號菊坡叟中葺數椽命菴曰夢蝶
軒日觀魚臺曰漉酒泉守王十朋贈之詩南方有高士
仁義偃工商家山關幽陂手不香草藝秋至有黃花采
采滿衣袂客來酒盈尊詩出語驚世無心學淵明偶與

淵明契

閩書

梁龜年

梁龜年字永之長汀人王十朋寄之詩詠歌沂水舞雩風氣歷當時冠與童人似賈生年更少家傳孫綽賦尤工孤羆傲兀深叢裡一鸚軒昂衆鳥中早取功名寄衣鉢古來相種出山東

閩書

陳知柔

孫褒字惟菴達於經學詞藻豐贍尤精書法嘗與人誦說內外典四方瞻敬值歲晚吏索逋稅褒方講韓詩爰謂吏曰且俟講畢因誦贈盧玉川詩曰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矣殊不經意陳知柔題其涵清閣詩

日追憶惟菴真可人詩成咳唾筆如神使登此閣一快
寫定有銀鈎鐵畫新

永春
州志

鄭域

宋鄭域字中卿三山人號松窓使虜回有燕谷剽聞二
卷紀虜事甚詳昭君怨詠梅一詞云道是春來花未道
是雪來香共水外一枝斜野人家冷澹竹籬茅舍富貴
玉堂瓊樹兩地不同栽一般開興比甚佳麗情云合是
一釵雙燕却成兩鏡孤鸞樂府多傳之

筆精

林象

宋林象甫人丁詩閒行云風搖麥壠東西浪春入郊原
遠近花間趁溪流到村山斷垣喬木兩三家卽事云草

上濃霜泣未乾
曉初日破朝寒
林中槁葉隨風去
紅柿猶餘鳥啄殘
豕號萍齋乾道間
詔舉遺逸起家爲
迪功郎仙遊法華菴
是其隱處

筆精

吳鎬

永福邑東有嶽宮
乃吳太博經創
大門內建三清殿
上梁日邑中諸寓
公咸在吳以書梁
儷語首遜給事黃
公龜年公卽領畧
立解手帖濡筆作
字云風馬雲車儷
百順勾陳之衛金
枝玉葉拱萬齡宸
極之尊詞語鏗潤
筆法高古太博初
見公畧不經思復
疑帛書非法旣而
雙美吳始大喜心
服歸語家人子姪
輩曰吾邦山川之
秀有如此者詹事
王公十朋曾游作
十奇律詩五言六

字見公集內亡友吳信可亦有紀游詩云曾訪神仙巖
洞來人言偉觀似天臺藤蘿足下猿猱嘯鐘鼓聲邊日
月開燈續佛光凝紫翠雲將蜃氣作樓臺最憐貫石神
龍尾猶帶天東雨露回信可諱錡永福人誠敬而疏通
博學而和粹月旦之評最所雅重世南方以得友爲喜
網交不百日而遂隔今古嗟夫信可踐履如此而遽止
於斯亦可悲也已追思紀錄以備遺忘

游宦紀聞

林光朝

林光朝字謙之閩之莆田人隆興元年進士以集英殿
修撰提舉與國宮卒光朝學於陸子正子止學於尹焞
而光朝之學一傳爲林亦之再傳爲陳藻三傳爲林希

逸其師友之際如此林俊曰艾翁不但道學倡莆詩亦
莆之祖用字命意無及者後村雖工其深厚未至也

艾軒

詩話

林艾軒以道學名而歌行亦效長吉如疎籬短短花枝
闌鳩婦不鳴天雨寒橫枝凍雀昨夜死水底黏魚吹不
起盤古一策鴻濛開神馬負圖從天來等作皆奇俊可
喜惜其篇什不多

小草齋詩話

艾軒讀江西詩云神僊本自無言說尸解由來最下方

後村詩話

林亦之

林亦之字學可盛年挾策遊四方卒不契去之紅泉謁

林光朝而師之左右三十餘年遂爲高弟光朝卒莆人
推亦之嗣講席光朝之學一本躬行亦之戶外屢幾半
於師矣或勸其著書答之詩曰講學紅泉不著書只將
心學授生徒趙汝愚帥閩辟入東井書堂待以賓友之
禮上其學業於朝命未下卒學者稱網山先生

閩書

網山林亦之學道於林艾軒喜爲詩有出藍之譽其佳
句如把酒桂山下山雲片片飛山房逢雨好人意與秋
高江從木杪見秋向菊邊多林缺孤峰出簷低遠樹齊
酒旗孤樹見書卷一山無天遠未知萍梗迹書來說在
藕花村身如燕子年年去家在漁舟處處移不諳水土
愁爲客忽聽鄉談喜近家八州斧鉞迎行客十里旌旗

遶暮峰年歲却從爲客盡家書長是倩人題其他歌行
佳者尚多理學中作如此才情語指不數儂詩話

網山自海口西行可三里居民皆業漁故名宋林亦之
嘗作亭讀書其上扁曰月魚爲詩曰屋舍高低住比隣
活計同簞箸嫌月白螃蟹要霜紅吠犬隨村落賣魚成
老翁地鹹耕種少海熟抵年豐閩書

烽火山在鎮東衛城外聞警舉燧之處山頂有嵌如屋
凡三十六間名虎屋林網山詩興來走上烽火山著足
不定秋風寒四邊黃茅涓如雨低頭一看毛髮豎幾年
要到紫萊鄉大練小練並東墻如今一時在眼傍白雲
浮水天茫茫酒闌更欲弔虎屋無端日脚相催促一奴

雕髻一陂足逐我下山如野鹿

閩書

彭止

彭止字應期自號漫者嘗謁辛棄疾值其晝寢題詩而去詞云：「某子聲乾案接塵午窓詩夢煖於春清風不動堦前竹誰道今朝有故人棄疾覺遣人追之延留累月所爲詩皆清麗典雅有刻鷓鴣集」

閩書

梁宗範

梁宗範字世則永福人年十三父携謁縣宰見其神采秀異問所能垂拱對曰學詩宰因以所握墨竹扇命賦宗範援筆立就有只恐半天雷雨夜化龍應向手中成之句後登進士有文名

閩書

張汰

蟄龍潭上有洲形如半月名半月洲宋進士張肩孟居此其子勔六歲誦唐詩誰把玉環分兩片半將江水半浮空之句以形容其勝又有張汰者七歲不能言一日過此潭開口詠云蟄龍潭裡蟄潭上風波急一日飛上天魚蝦不相及

永福縣志

朱文公

胡澹菴上章薦詩人十人朱文公與焉文公不樂誓不復作詩迄不能不作也嘗同張宣公遊南嶽唱酬至百餘篇忽瞿然曰吾二人得無荒於詩乎楊宋卿以詩集求品題公答之曰詩者志之所至豈有工拙哉亦觀其

志之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詞之善否今以魏晉以來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又曰古今之詩凡三變蓋自書傳所載虞夏以來及漢魏自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處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

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詩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
所作自爲一編而附於三百篇楚詞之後以爲詩之根
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
以爲之羽翼與衛且以李杜言之如李之古風五十首
杜之秦蜀紀行遣興出塞潼關石壕夏日夏夜諸篇律
詩則如王維韋應物輩亦自有蕭散之趣未至如今日
之細碎卑冗無餘味也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
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
世俗言語意態則其詩不期高遠而自高遠矣又曰來
論欲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澹此誠極至之論然亦須
先識得古今體製雅俗向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夙

生輦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
爲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只緣不曾透得此關而
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無足深論又曰作
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冲澹
之趣無由至古人佳處又曰作詩不學六朝又不學李
杜只學那峽嶼底便學得十分好後把作什麼用公之
論詩可謂本末兼該矣公嘗題廣成子像云陳光澤見
示此像偶記李太白詩云世道日交喪澆風變淳源不
求桂樹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大運
有興廢羣動若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因寫以
示之今人捨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以此觀之何曾夢

見他脚板耶又言予平生愛王摩詰詩云漆園非傲吏
自缺經世具偶寄一微官婆娑數株樹以爲不可及而
舉以語人領解者少觀此則公之所取概可見矣公嘗
舉似所作絕句示學者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
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蓋借物以
明道也又嘗誦其詩示學者云孤燈耿寒焰照此一窓
幽臥聽簷前雨浪浪殊未休曰此雖眼前語然非心源
澄靜者不能道觀此則公之所作又可概見矣鶴林玉露
澹菴有薦賢錄首章調上欲求詩人遂薦十五人以王
庭珪爲首晦翁亦以能詩薦此時伊洛之學未甚專門
也貴耳

集

予頃年經行順昌憇篋簞鋪見有題煌煌靈芝一年三
秀予獨何爲有志不就之語於壁間者三復其詞而悲
之不知題者何人適與予意會也慶元丁巳八月七日
再過其處舊題故不復見而屈指歲月忽忽餘四十年
此志真不就矣道間偶讀此書并感前事戲題絕句鼎
鼎百年能幾時靈芝三秀欲何爲金丹歲晚無消息重
嘆篋簞壁上詩

晦菴題跋書
參同契後

朱晦翁旣以道學倡天下涵造義理言無虛文少喜作
詩晚年居建安乃作齋居感興二十篇以及其習自序
其意斷斷乎皆有益於學而非風雲月露之詞也予從
吾鄉蔡元思念成誦得之其序曰予讀陳子昂感遇詩

愛其詞旨幽遠音節豪宕非當世詞人所及如丹砂空
青金膏水碧雖近乏世用而實物外難得自然之奇寶
欲效其體作十數篇顧以思致平凡筆力萎弱意不能
就然亦恨其不精於理而自託於仙佛之間以爲高也
齋居無事偶書所見得二十篇雖不能探索微眇追迹
前言然皆切於日用之實故言亦近而易知旣以自警
且以貽諸同志云一曰崑崙大無外旁礴下深廣陰陽
無停機寒暑互來往皇羲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窺
馬圖人文已宣朗渾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珍重無極
翁爲我重指掌二曰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絃中前睹旣
無始後際那有終至理諒斯存萬世與今同誰言混沌

紀幻語驚盲聾三曰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凝水亦
焦火淵淪復天飛至人秉元化動靜體無違珠藏澤白
媚玉韞山含輝神光燭九垓玄思徹萬微塵編今寥落
嘆息將安歸四曰靜觀靈臺妙萬化此從出云胡自蕪
穢反受衆形役厚味紛朶願妍姿坐傾國崩奔不自悟
馳騫靡終畢君看穆天子萬里窮轍迹不有祈招詩徐
方御辰極五曰淫舟膠楚澤周綱已凌夷況復王風降
故宮黍離離立聖作春秋哀傷實在茲祥麟一以踣反
袂空漣洩漂淪又百年倏候荷爵珪王章久已喪何復
嗟嘆爲馬公述孔業託始有餘悲拳拳信忠厚母乃迷
先機六曰東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綱西園植姦穢五族

沉忠良青青千里草乘時起陸梁當塗轉凶悖炎精遂
無光桓桓左將軍仗鉞西南疆伏龍一奮躍鳳雛無飛
翔祀漢配彼天出師驚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
晉史自帝魏後賢合更張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七
曰晉陽啓唐祚王明紹巢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
鹿聚漬大倫牝晨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樞遂崇崇向
非狄張徒誰辨取日功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
亂周紀凡例孰此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
三策萬古開羣蒙八曰朱光徧炎字微陰眇重淵寒威
閉九野陽德昭窮泉文明昧謹獨昏達有開先幾微諒
難忽善端本綿綿掩身事齋戒及此防未然閉關息商

旅絕彼柔道牽九曰微月墮西嶺爛然象星光明河斜
未落斗柄低復昂感此南北極樞軸遙相當太一有常
居仰瞻獨煌煌中天照四國三辰環侍旁人心要如此
寂感無邊方十曰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已大哉精一
傳萬世立人紀猗歟嘆曰躋穆穆歌敬止戒磼光武烈
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刪
述存聖軌十一曰吾聞庖羲氏爰初闢乾坤乾行配天
德坤布協地文仰觀立渾周一息萬里奔俯察方儀靜
隕然千古存悟彼立象意契此入德門勤行當不息敬
守思彌敦十二曰大易圖象隱詩書簡編說禮樂矧交
喪春秋魚魯多瑤琴空寶匣絃絕將如何興言理餘韻

龍門有遺歌十三曰顏生躬四勿曾子曰三省中庸首
謹獨衣錦思尚綱偉哉鄒孟氏雄辨極馳騁操存一言
要爲爾挈裘領毋背著明法今古垂煥炳何事千載餘
無人踐斯境十四曰元亨播群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
無有五性實斯存世人逞私見鑿智道彌昏豈若林姑
子幽探萬化原十五曰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啓
元命秘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
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送天
道偷生詎能安十六曰西方論緣業早早踰群愚流傳
世代久梯接凌空虛顧盼指心性名言起有無捷徑一
以開靡然世盡趨號空不踐實躋彼榛棘途誰哉繼三

聖爲我焚其書十七曰聖人司教化黷序育群材因心有明訓善端得深培天序旣昭陳人文亦塞開云何百代下學絕教養垂群居競葩藻爭先冠倫魁淳風反淪喪擾擾胡爲哉十八曰童蒙貴養正遜弟乃其方雞鳴咸盥櫛問評謹臆涼奉水勤播灑擁篲周室堂進趨極虔恭退息常端莊劬書劇耆炙見惡逾探湯庸言戒癡誕時行必安詳聖塗雖云遠發軔且勿懼十五志于學及時起高翔十九曰哀哉牛山木斤斧日相尋豈無萌蘖在牛羊復來侵恭惟皇上帝降此仁義心物欲互攻奪孤根孰能任反躬良其背肅容正冠襟保養方自此何年秀穹林二十曰立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

生遂德容自清溫彼哉夸毗子咕囁徒啾喧但逞言詞
好豈知神監昏曰予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
奇功收一原馳騁今古剗華反實斯可謂志之所存者
其中二篇論二氏之學猶若有輕重有無之辨晚學恨
不得撰杖屨以質疑焉

程史

感興詩二十首轉陳子昂自託仙佛之高條而爲切於
日用之實一章言伏羲肇人文皆造化自然之理二章
言陰陽無始謂鑿死混沌者爲妄三章言人心與造化
通惟至人能體之四章言不能體造化者爲形役五章
言周衰已久孔子作春秋而司馬公乃責後世封大夫
爲諸侯非先見六章言漢衰獨孔明伸大義而帝魏之

失當革七章言唐啓土不以正而致賊后之篡賴范太
史聲其罪八章言陰陽常倚伏當體陽復之端九章言
北辰居其所當體爲人心之要十章言聖人刪詩定書
皆以敬爲傳心之本十一章言伏羲仰觀俯察以立象
十二章言六經無傳而程氏作十三章言顏曾子思孟
子傳習有要領十四章言元亨利貞之動靜以誠爲主
十五章言學仙者逆天偷生十六章言佛論緣業而繼
之者談空虛十七章言育材失其道十八章言作聖當
自早十九章言仁義之心當守二十章言文辭之弊當

除

黃氏
日鈔

西方論緣業早卑喻群愚流傳世代久梯接凌空虛顧

瞻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號空
不踐實蹟彼荆榛塗誰哉繼三聖爲我焚其書此紫陽
關佛詩也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間盜啟立命秘竊當
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
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達天理偷生詎能
安此紫陽關仙詩也功不在狐子之下

遯園語商

愚謂人居天地間有生必有死乃理之常生順死安或
壽或夭惟修身以俟之而已或者偷生怖死盜竊天機
欲爲長生不死之計斯惑矣司馬溫公示道人有云借
令真有蓬萊山未免亦居天地間君不見太上老君頭
似雪世人浪說駐紅顏朱文公感興詩云刀圭一入口

白日生羽翰但恐達天理偷生誰能安二公可謂達生死之理而安性命之常者也

言鯖

或請予曰朱子感興詩比子昂感遇詩有理致予曰譬之青裙白髮之節婦乃與靚粧袿服之宮娥爭妍取憐埒材角妙不惟取笑旁觀亦且自失所守要之不可同日而語也彼以擬招續楚詞感興續文選無見於此矣故曰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要有契予言者

丹鉛錄

宋世五言古惟感興三十八章尚有拾遺風格雖多作儒流兄解其體製實高出一時梅蘇黃陳諸子各以詩名世無此調也苟律以唐人奚俟用修卽五尺童子今皆能道矣夫感遇本詠懷者也伯玉唐人不能追嗣宗

元晦宋人責以肩伯玉不已舛乎

少室山房筆叢

達游篇指要在願子馳堅車之句

黃氏日鈔

雲谷諸詩先生寫幽居自得之樂其云天道固如此吾

生安得寧自言不息之功如此幽居云乎哉

黃氏日鈔

卜居喜雲谷之成

黃氏日鈔

感春賦空同賦皆用騷體而無其愁思寄興悠遠矣

黃氏

日鈔

桂林虞帝廟樂歌迎之章三一章思其所安在而後迎

送之章三一章極其所往而猶思文法高妙語意無窮

其曰渺冀州兮何有而應之曰暢威靈兮無外慨然斯

世之意所寄焉者也

黃氏日鈔

汲泉漬奇石詩末句云慨然思古人尺璧寸陰重觀詩

至此喚醒處多

黃氏曰鈔

晦庵先生誦佛經詩云聊披釋氏書結之曰了此無爲法身心同晏如又讀道書詩終朝觀道書繼之曰於道雖未庶已超名跡拘先生之博覽旁通蓋如此然有先生之識則可無先生之識則惑也且此皆初卷詩多少年時所作晚歲論語集序自悔昔者吾幾陷焉豈謂此時此類歟不然先生他日謂昌黎自說與大顛交此是昌黎平生死案何嚴也近世流弊浸淫凡言吾儒者多陰用異端之說甚者昌言異端之不可廢而自貶吾儒之不及恐又誤指先生初年之詩爲證故書

黃氏曰鈔

至日詩自叙頃以多言害道絕不作詩而詩末句云行
迷亦已達及此旋吾輒此悔心也然以先生晚年之學
謂漫辭爲虛費工夫則可若言以明道雖多何害耶

黃氏

日鈔

西林再題謂向來妙處今遺恨萬古長空一片心此亦

非先生晚年之學

黃氏日鈔

公濟勉以教外之樂先生答詩云如云教外傳真的却
是瞿曇有兩心就渠所嗜處喚醒此納約自隔之義也
愚平生謂禪學爲異端之異端鑿空無據自號教外正
其自納敗缺處然未有可余之說者今見先生詩庶以

自信

黃氏日鈔

觀洪遵雙陸譜詩云近從新譜識梟盧擬喚安陽舊博徒只恐分陰閒裏過更教人誚牧豬奴蓋用陶侃樗蒲者牧豬奴戲之語譏之深矣頃予會京口有蜀人袁象頤舉林和靖語云平生所不能擔矢與圍棋予因謂博之與弈其廢時亂日一也吾夫子云爲之猶賢乎已者正借無益之事以甚言無所用心之爲害非真謂博弈之猶可爲也陶咸公與林和靖之說殆天生自然之對因合之爲四句曰雙陸牧豬比圍碁擔矢同二公皆妙語千載仰高風繼又反之爲四句曰牧豬滋畜養擔矢澆水蔬博弈何爲者猶疑反不如

黃氏
日鈔

答袁機仲諸書袁謂河圖洛書不足信先生謂無奈願

命繫詞論詰皆有是言表謂邵子先天之說不足信先生謂自初未有畫說六畫滿處爲先天伏羲所畫及卦成後各因一義推說則後天之學而文王所演其餘答卦位納甲等說纖悉具備且寄以詩曰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涵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其意象殆有不知手舞足蹈者袁終不從先生嘆曰信乎其道之窮矣

黃氏曰鈔

答許順之謂子韶說得儘高儘妙處病痛愈深又一書近聞越州洪适欲刊張子韶經解爲之憂嘆不能去懷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其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此詩亦見答許順之書中

黃氏曰鈔

聞雷詩誰將神斧破頑陰地裂山開鬼失林我願君王
法天造早施雄斷荅群心讀之令人感動豈爲龍大淵

輩發耶

黃氏
日鈔

黃雀鮮詩坐以食稻果之罪蓋戲爲口腹解嘲耳豈亦
有所指而言之耶

黃氏
日鈔

游白鹿洞詩云不及楊李霸調南唐興書院事

黃氏
日鈔

招隱操蓋謂淮南小山初作本招隱者而使之仕後世
皆失此意故再爲申其旨又爲反招隱言道義自得之
樂時止時行無入而不自得也

黃氏
日鈔

東坡與客論事難在去欲客曰蘇子卿嚙雪咽氈縮背
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與胡婦

生于窮居海上且爾况洞房綺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
易消除王相公口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二直省官
治錢真宗使內東門司呼二人者責限爲相公買妾二
人以告公公不樂然難逆上旨遂聽之初沈倫家破其
子孫鬻銀器直省官議以銀易之白公公曰吾家安用
此及姬侍旣具呼二人問昔沈氏器尙在可求否二人
謝曰向私以銀易之今見在也公喜用之如素有聲色
之移人如此以是觀之退之中秋夜琵琶箏兒於張籍
之詩范文正慶朔堂前花著于鄱陽之石刻者槩其平
生其可弗信矣乎杜祁公衍兩帥長安其初守清儉宴
飲簡薄倡妓不許升廳服飾粗質袴至以布爲之及再

至筵會或至夜分自索歌舞或繫紅褰肚勒帛吳曾漫
錄以爲公之通變予不知何也胡澹菴海外北歸飲胡
氏園爲侍姬黎蒔作詩殊累其爲人朱子胡氏客館觀
壁間詩自警云十年湖海一身輕歸對黎蒔却有情世
路無如人慾險幾人到此誤平生爲胡發也賢者於此
且借以自警況在他人吾聞老聃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詩末句或作男兒到此試平生春不其然今定前語爲
是善哉魯男子吾所願學者

餘冬序錄

胡澹庵十年貶海外北歸之日飲於湘潭胡氏園題詩
云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梨頰生微渦謂侍妓黎蒔也
厥後朱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黎

渦却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文公全集載此詩但題曰自警云余觀東坡志林載張元忠之說曰蘇子卿嚙雪啖糞血出背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與胡婦生子而況洞房綺繡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除文公之論澹庵亦猶張元忠之論蘇子卿也近時鄭叔友論劉項曰項王有吞嶽瀆意氣咸陽三月火骸骨亂如麻哭聲慘怛天日而眉容不斂是必鐵作心肝者然當垓下訣別之際寶區血廟了不經意惟眷眷一婦人悲歌帳飲情不自禁高帝非天人歟能決意於太公呂后而不能決意于戚夫人杯羹可分則笑媢自若羽翼已成則歛歔不止乃知尤物移人雖大智大

勇不能免由是言之世上無如人欲險信哉

鶴林玉露

晁以道與陳叔易俱隱嵩山叔易被召出山以道作詩云處士何人爲作牙盡攜猿鶴到京華故山巖壑應惆悵六六峰前只一家籍溪胡原仲除正字朱文公寄詩云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裁豸角冠留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二詩相似然以道後亦出山時人反以此詩嘲之文公卷舒以道難進易退高節全名師表百世乃知終南少室之流與有道之士正不可同年

語也

鶴林玉露

朱文公有足疾嘗有道人爲施針灸之術旋覺輕安公大喜厚謝之且贈以詩云幾載相扶藉瘦節一針還覺

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勃率翁道人得詩
徑去未數日足疾大作甚於未針時亟令人尋逐道人
已莫知其所往矣公嘆息曰某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
詩恐其持此誤他人爾

鶴林
玉露

世傳滿江紅詞云膠擾勞生待足後何時是足據兄定
隨家豐儉便堪龜縮得意濃時休進步須知世事多翻
覆漫教人白了少年頭徒碌碌誰不愛黃金屋誰不羨
千鍾祿奈五行不是這般題目枉費心神空計較兒孫
自有兒孫福更不須採藥訪神仙惟寡欲以爲朱文公
所作予讀而疑之以爲此特安分無求者之詞耳決非
文公口中語後官于容南節推翁謬爲予言其所居與

文公鄰嘗舉此詞問公公曰非某作也乃一僧作其僧亦自號晦庵云又水調歌頭云富貴有餘樂貧賤不堪憂那知天路幽險倚伏互相酬請看東門黃犬更聽華亭鶴唳千古恨難收何似鴟夷子散髮弄扁舟鴟夷子成霸業有餘謀收身千乘卿相歸把釣魚鉤春晝五湖烟浪秋夜一天雲月此外儘悠悠永棄人間事吾道付滄洲此詞乃文公作然特敷衍隱括李杜之詩耳

鶴林玉露

朱文公嘗病女戒鄙淺欲別集古語成一書立篇曰曰正靜曰卑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儉質曰寬惠曰講學且言如杜詩云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忡忡防身動如律竭

力機杼中凡此等句便可入正靜他皆倣此嘗以書屬

靜春先生劉子澄纂輯迄不能成公蓋欲以配小學書

也

鶴林
玉露

唐人柳詩云水邊楊柳綠烟絲立馬煩君折一枝惟有
春風寂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朱文公每喜誦之取其

興也

鶴林
玉露

朱文公於當世之文獨取周益公於當世之詩獨取陸

放翁蓋二公詩文氣質渾厚故也

鶴林
玉露

朱文公與徐賡載書云放翁詩讀之爽然近代唯見此
人爲有詩人風致如此篇初不見其著意用力處而語
意超然自是不凡令人三嘆不能已近報又已去國不
知所坐何事恐只是不合做此好詩罰令不得做好官

也文公於詩頗達故能識放翁詩佳處洛陽劉文靖公

謂李杜只是酒徒真語

池北偶談

朱子不見梅再用來字韵詩舊歲將除新歲來梅花長
是雪毡堆如何此日三州路不見寒葩一樹開野水風
烟迷慘淡故園霜月想徘徊夜牕却恐勞幽夢速把新
詩取次裁按文公以乾道三年丁亥八月如長沙訪南
軒十一月同游衡岳十二月公歸建陽道中抵新喻西
境賦詩曰北嶺蒼茫雨欲來南山騰踏翠成堆穉松遠
麓千旗卷野水涵空一鑑開客路情懷無倥傯今晨遊
眺且徘徊自然觸目成佳句雲影無勞更剪裁故不見
梅詩有此篇韵三州路調潭衡袁也

蘇軾律譜

朱文公詩迨近后山登定王臺詩尾句從知爽鳩樂莫
作雍門哀雖后山亦只如此乾道二年丁亥文公訪南
軒於長沙所賦用事命意定格下字悉知律令雜老杜
后山集中可也爽鳩出左傳昭公二十年

瀛奎
律髓

朱子九日登天湖分韻賦詩得歸字去歲瀟湘重九時
滿城風雨客思歸故山此日還佳節黃菊清樽更晚暉
短髮無多休落帽長風不斷且吹衣相看下視人寰小
祇合從今老翠微此乾道四年戊子也文公去年訪南
軒于長沙故有此起句予嘗謂文公詩深得后山三昧
而世人不識且如故山此日還佳節黃菊清樽更晚暉
上八字各自爲對一瘦對一肥愈更覺好蓋法度如此

虛實互換非信口信手之比也山谷簡齋皆有此格此詩後四句尤意氣濶達時以去年冬除樞密院編修猶待闕於家

瀛奎律髓

朱子觀梅花開盡不及吟賞感嘆成詩二首憶昔身無事尋梅只怕遲沉吟窺老樹取次折橫枝絕艷驚衰鬢餘芳入小詩今年何草草政爾負幽期
紫几冰壺在梅梢雪蘂空不堪三弄咽誰與一樽同
鼻觀殘香裏心期昨夢中
那知北枝北猶有未開叢
文公詩似陳后山勁瘦清絕而世人不識此兩詩皆八句一串又何必晚唐家前頷聯後頸聯堆塞景物求工於一字二字而實則

無味耶

瀛奎律髓

性理中止採朱子詩之有性理字面者其餘好詩俱刪去豈知流連景物止以一二語見性情及寄託全在言外者其詩更妙如茅苜之篇何嘗有一字說到室家和平化行俗美上

榕村語錄

朱子上母壽詩述韋齋平生無不詳悉韋齋學問人品迥出人羣朱子作行述止平平叙次伊川爲大中作文亦無一語褒揚曰先子之命云爾惟其如此所以可信

東坡父子相命直欲凌絕古今至王荊公則竟父子相聖矣如何服人

榕村語錄

宋人用韻多錯朱子雖古詩亦不出本韻却無破綻

榕村

語錄

朱子每事議論都當行一點不錯如詩表章陶靖節文

推史漢韓柳之類

塔村語錄

建陽文公之鄉也士者侈談文公如東魯之名孔子也書坊之書盛天下其絨毯氍毹囊不名毳罽其竹可以紙其泉沆洌可以釀其酒行東南茶歲三收苧歲四收白雪之梨豆腐之薤以文公之詩名諸郡

閩書

自雲谷過佛嶺至玉枕山考亭在其麓宋朱韋齋遊此愛其溪山清遠可以卜居紹熙壬子文公成先志自崇安徙築時年六十一矣越年學徒益衆廣而居之名精舍曰竹林後更改曰滄洲前作孔子燕居廟扁堂中和中奉孔聖配以顏曾思孟廡壁畫濂溪明道伊川康節

橫渠涑水六先生像後增李延平爲七賢一公與門徒
晨夕禮拜而自居其右周垣之旁苦廟祝然其尊奉聖
道可謂至矣中和堂聯曰道迷先聖統學誤遠方來則
其自任之重若有不得而辭者玉枕翠屏皆文公所命
滄洲精舍文公實卒是間

閩書

武夷之溪東流凡九曲而第五曲爲最深蓋其山自北
而南者至此而盡聳全石爲一峰拔地千尺上小平處
微戴土生林木極蒼翠可玩而四隤稍下則反削而入
如方屋帽者舊經所謂大隱屏也直屏下兩麓相抱之
中西南向爲屋三間者仁智堂也堂左右兩室左曰隱
求以待棲息朱氏隱求室詩曰晨窓林影開夜枕山泉

響隱去復何求無言道心長

稗史

武夷在閩地十六洞天第五曲朱子精舍在焉作九曲

棹歌以識其勝概云

地輿志

永春小尖山西有大劇小劇二嶺邑峻嶺殊多而是嶺尤劇朱文公劇頭舖詩有如何獨宿荒山夜更擁寒衾

聽子規之句

閩書

龜仙山在福安縣治西邑巨鎮也朱文公到此鄉民飯

焉文公贈之句水雲深處神仙府黍稻豐時富庶家

閩書

仙洲山兩峯並峙一尖一方下有永豐寺有密菴蓋朱

文公所頻遊者有四亭曰書寒曰紫微曰清湍曰野鶴

皆文公所命文公前後游詩如閩鄉饒奇山仙洲故稱

傑擘開千丈峽寫盡一襟寒飲泉雲出袖臥嶺月流空
陽崖驚素雪午扇怯清秋澗瀉千尋白峯回四面青明
滅青羅帶周遭碧玉環晴嵐染襟裾水石清肺肝雲泉
增舊觀怒響震寒木雲山合匝還生霧雪澗崩騰怒吼
雷煖翠乍看渾欲滴寒流重聽不勝清已驚素雪清人
骨更喜蒼烟染客衣直到仙丹竒絕處晝寒亭下玉龍

飛皆其佳句

崇安縣志

蘇紹成德化人委業天慶觀後隱北山朱文公嘗造其
廬書廉靜二字贈之且銘其琴曰養君中和之正性去
予忿慾之邪心乾坤無言物有則我獨與子鉤其深聞書
沈鞠山失其名字袁州宜春人由進士知錢塘嘗植菊

數百本以自樂晚節益堅適以九月九日歿朱文公挽之以詩愛鞠平生不愛錢此君原是菊花仙正當地下修文日恰值人間落帽天生與唐詩同一脉死隨陶令塋千年如今忍向西郊哭東野無兒更可憐鞠山名字失傳建樹無攷可據者晦翁一輓詞耳然賢者不輕與人釋其語意徵爲廉吏云

杭州府志

南塘挽趙忠定公云空令考亭老垂白注離騷楊楫跋楚詞集汪云慶元乙卯治黨人方急趙公謫死于道先生憂時之意屢形於色一日示學者以所釋楚詞一篇

困學紀聞

月波臺在開化縣金錢山北宋山長江天然建朱子過

訪作詩遺之曰潺湲流水注回塘中作平臺受晚涼四
面不通車馬跡一樽聊飲菱荷香韓公無復吟花島楚
客何妨賦葯房少待須臾更清徹月華零露洗匡牀

府志

劉韞字仲固歷倅三州典二郡歸隱於崇安縣南所居
有家山堂拙致堂昉齋仙人方丈龜峰樓月波臺積芳
園藥圃春谷香界晚蔬秋香徑曲池軒前村秀野朱晦
翁爲作十五詠以紀其勝

建寧府志

敖東谷英一日山行午飯農家見壁上四絕句意甚警
策或曰晦翁詩也一云鵲噪未爲吉鴉鳴豈是堯人間
堯與吉不在鳥聲中二云耕牛無宿草倉鼠有餘糧萬

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三云翠死因毛貴龜亡爲殼靈
不如無用物安樂過平生四云雀啄復四顧燕寢無二
心量大福亦大機深禍亦深

堅齋集

朱晦菴訪婿蔡沈不遇其女出葱湯麥飯留之意謂簡
褻不安晦菴題詩曰葱湯麥飯兩相宜葱補丹田麥療
饑莫謂此中滋味薄前村還有未炊時

堅齋集

先生爲絕學梯航斯文菽粟卽童蒙皆能道之故先哲
尚論者無不道魏德尊等語至若癖耽山水跌宕詩文
一往情深幾爲理學所掩唯壽昌吳氏一贊頗具隻眼
贊云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竟日目
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跌坐高拱經

史子集之餘雖記錄雜說舉輒成誦微醺則吟哦古文
氣調清壯某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讀屈原離騷孔明出
師表陶淵明歸去來辭並杜子美數詩而已余今獨梓
其題跋若干卷亦卽與壽昌同欣賞云海隅毛晉識

津逮

書

考亭先生每飲後則以蔣菜供蔣一出於盱江分於建
陽一生於嚴灘石上公所供蓋建陽種集有蔣詩可攷

釋史

景編

朱文公大全集同僚小集梵天寺坐間雨作已復開霽
步至東橋玩月賦詩二首有層雲生薄晚涼雨遍空山
之句

南宋雜
事詩注

朱子詩種豆苗稀力竭心已腐早知淮南術安坐獲
泉布蓋本草言豆腐爲淮南王劉安所作者也黃豆斗
加菜豆升磨調油滓瀝煮後點石膏者妙入菜蔬一二
片卽不成腐漿合鹽醋入釜化紅水豆油衣揭乾者先
浸泔水後熱之爛

物理
小識

朱文公刈麥詩霞觴幸自誇真一香鉢何須問畢羅集
韻畢羅修食也按小說唐宰相有櫻笋厨食之精者櫻
桃餠饌今北人呼爲波波南人訛爲磨磨

丹第
錄

檳榔生南海氣味苦辛溫澁無毒消穀逐水除痰辟三
蟲伏屍寸白朱子有檳榔五絕卒章戲簡及之主簿云
暮年藥裏關心切此外翛然百不貪蕙苴載來緣下氣

檳榔收得爲祛痰錦文縷切勸加餐
蜃炭扶留共一盤
食罷有時求不得英雄邂逅亦饑寒
向來試吏著南冠
馬甲蠓山得飫餐却藉芳辛來解穢
雞心磊落看堆盤
箇中有味要君參
螫吻春喉久不甘
珍重人心亦如此
莫將寒苦換春酣
高士沉迷簿領書
有時紅慘綴玄鬚
定知不著金盤貯
兒女心情本自無
廣羣芳譜

李約曰茶須慢火炙活水煎朱子詩地爐茶鑪烹活火

一清足稱讀書者

白岩故事

王孫似猴而小大僅如拳朱文公山中詩王孫遠相喚

韓元吉武夷精舍記山故多王孫是也

武夷山記

朱黃山谷有二十八宿干支詩朱文公乃云讀十二辰

詩卷掇其餘作此聊奉一笑曰夜聞空簾齒饑鼠曉駕
羸牛耕廢圃時方虎圈聽豪夸舊業兔園嗟莽鹵君看
鰲龍臥三冬頭角不與蛇爭雄毀車殺馬罷馳逐烹羊
酤酒聊從容手種猴桃垂架綠養得鷄雞鳴喔喔客來
犬吠催煮茶不用東家買猪肉

羣談
採餘

身閒可以養氣心閒可以養神身心俱閒與道合真韓
退之詩曰斷送一生惟有酒尋思百計不如閒陶淵明
曰形迹憑化往靈府獨常閒朱晦翁曰深源定是閒中
得妙用原從樂處生是閒一也韓不如陶陶不如朱韓
也放陶也達陶也虛朱也實羅念菴曰影滿棠梨晝日
長筠簾風細紫蘭香午窓睡醒無他事胎息閒中有秘

方可謂通于閒之旨趣者

韋談棟餘

朱韋齋晦菴先生父也酷信地理嘗招山人擇地問富貴何如山人久之答曰富也只如此貴也只如此生個小孩兒便是孔夫子後生晦庵果爲大儒文公爲同安主簿日民以有力強得人善地者索筆題曰此地不靈是無地理此地若靈是無天理後得地之家不昌

堯山堂外紀

義烏東平山有宋平昌刺史劉豪墓隆慶戊辰長至裔孫尚恭重修墓碑掘數尺見墳臺臺上有磚方尺許刻晦庵

大聖戊辰葬此邱蔭十八紀出公侯子

子孫孫垂不替繩繩武武永無休五百四十一年損十

七八歲裔孫脩戊辰戌辰新一石重脩重脩千百秋秘
書郎朱熹書按天聖戊辰至隆慶戊辰年數良是而長
至又恰戊辰仍孫劉仕龍在宋贈武節侯修墓裔果年
十七歲文公之數亦奇矣劉之曾孫輝燿皆文公門人
故爲之卜而刻之墓

筆精

朱文公遊山寺逢僧談命詩云此地相逢亦偶然漫將
牛斗話因緣時行時止非人力莫問流年祇問天

樵書

朱文公云陸子靜之學自是胸中無奈許多禪何夫禪
豈有許多般哉晚年則不然賦詩云了此無爲法身心
同晏如至無爲而禪字亦無何多之與有

尺牘藏
弄集

丹鉛錄云朱子嘗云某氣質有病多在忿懣又云某之

質失之暴悍又云不得已有言則衝口而出必至於傷
事而後已此亦太陽之餘證也慎按朱子平日與人論
辯多奮發直前而乏和平委曲此不失爲剛毅至于聞
呂子約之死嘆曰子約竟齎了許多鶻突道理去矣聞
陸象山死哭之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夫評品切劘在
朋友平日則可至聞其死亡不加惋惜而以譏訕何耶
孔子於仲由嘗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戒之也至聞其
死則嘆曰天祝予朱子學孔子此處大相背矣按朱子
語類記陸子靜死先生率門人往寺中哭之旣罷良久
曰可惜死了告子此說得之文卿右朱子門人胡泳所
記然不謂耳聞而云此說得之文卿蓋記者亦有所疑

也凡詒類中門人雜記皆箋所自聞未嘗假借他人而此云爾則其說之謬可知竊意朱門好事惡陸氏者設爲此言攷亭必萬萬不然而楊執以爲奇貨因家語而波及仲尼可乎朱子生平論辨無大鵝湖者今錄三律於左子壽詩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可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勤切琢須知至樂在於今子靜詩墟墓生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澹溟水拳石崇成太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只今文公詩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

與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却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方萬里云文公於二陸輩行仕宦皆先今陸氏兄弟詩題乃云示同志又有榛塞陸沉等語不遜甚矣而文公和之詞意渾厚反以邃密深沉獎借之冀其自悟二家氣象居然可見按方非論學者而其言如此所謂塗人皆知也楊以爲忿憤然乎

否乎

少室山房筆叢

益都高木王予從女兒之夫博雅君子也嘗遺予晦翁墨蹟一卷詩云風雪集歲晏揜關聊自休今晨展遐眺倚此寒巖幽同雲暗空室皓彩迷林邱崩奔小澗歇飛舞增綢繆仰看鸞鶴翔俯視江漢流乾坤有奇變頽洞

驚兩眸三酌不自溫倚杖空冥搜悲歌動華薄璀璨忽
滿裘向來一杯酒浩蕩千里遊亦復有茲賞微言寄清
酬解携今幾許光景逝不留懷人吟山嶽省已紛愆尤
對此奇絕境一懽生百憂茫然發孤詠遠思誰能收雪
中與林擇之祝弟登劉園之宴坐巖有懷南嶽舊遊賦
此呈擇之屬和並寄敬夫兄乾道三年冬十二月上浣
新安朱熹奉寄時燈下走筆石詩蓋書寄南軒者昔人
謂先生字學曹公今此書正類東坡先生卷首有柯敬
仲題字後有歐陽圭齋及大梁班彥功跋

神北
偶談

公以天下所係賴之身受六經之托著書滿家望風承
教於門下者不可數計名斯堂也其將禮耕義種與天

下治及情之圖平抑良農能稼而不能穡藏之名山待
其人乎朱子之詩曰面似凍梨頭似雪後生誰與屬遺
經公其念經之久荒而與吾徒耨治之則當何如也

朱子

綴鋤經
堂記

蔡元定

蔡元定字季通博學強記通術數遊朱晦翁門極喜之
詹元善尤重之薦其傳康節之學命使定厝密院劄令
赴行在蔡雖不應命人猶以聘君稱之晦翁以道學不
容於時胡絃章疏並及蔡謂之妖人坐謫道州以死蔡
善地理學每與鄉人卜葬改定其間吉兇不能皆驗及
貶有贈詩者曰掘盡人間好隴邱冤魂欲訴更無由先

生若有毒矣術何不先言去道州談藪

紹興辛巳蔡元定在顯慶堂推演後世子孫休咎賦云
顯慶堂將後世推子孫紹復承吾書四傳學業家還在
五世因貪入產除繼俗流風六七代繼興遺跡八九渠
數終輪奐猶有代御史尹仁爲吹噓厥後子沉集書經
傳注盛行於世而孫模杭輩相繼表揚曾孫希仁以貪
酷籍沒成化丙申巡按御史尹仁入關夜夢一老人囑
求栖身之地叩其姓名曰蔡某也及至建陽訪蔡氏
孫得其所傳家譜閱之見西山推演後世之詩中預有
姓名不覺悚然卽捐俸爲建傳心堂蓋其賦毫不爽云

趙忠定當國招蔡季通不至猶坐趙黨謫死道州僞禁
方巖朱文公題其墓云有宋西山先生蔡季通之墓章
泉哭之云鵲叫春林辱贈詩鴈廻湘浦忽傳悲蘭枯蕙
死迷三楚雨暗烟香礙九疑早口力辭公府撥暮年名
入黨人碑烏虜季子延陵字不待鑲詞行可知是時章
泉句律如此宜爲一世所宗晚年詩太坦率幾于鳳德
之衰矣

後村詩

曾景建送蔡季通赴貶云四海朱夫子徵君獨典刑青
雲伯夷傳白首太玄經有客憐孤憤無人問獨醒瑤琴
空鏤絃絕不堪聽其後景建亦坐詩禍謫春陵而卒

後村詩集

花竹幽窓午夢長此中與世暫相忘華山處士如容見
不覺仙方覓睡方深得黑甜三昧西山蔡季通有睡訣
云先睡心後睡眼海菴以爲此古今未發之妙然其語
本千金方云半醉酒獨自宿軟枕頭暖蓋足能息心自
瞑目此睡訣也

堅詠集

嚴羽

嚴羽字儀

卿自號滄浪逋客自風騷而下講究精到卽

雜出

之詩隱其姓名舉以相試悉能辨別其世代

門戶嘗作

詩辨譬之禪乘漢魏晉與盛唐第一義也大

歷以還小

乘禪也晚唐聲聞辟支果也學漢魏晉盛唐

者臨濟下

也學大厝以還者曹洞也又論詩法有五曰

體製曰格力曰氣象曰興趣曰音節詩品有八曰高曰
深曰遠曰長曰雄渾曰飄逸曰悲壯曰悽愴其用有三
曰起結曰句法曰字眼其大概有二曰優游不迫曰沉
著痛快其不極致有一曰入神其自詡詩辨自謂千百年
公案析骨曰還父析肉還母李杜復生不易斯言也羽詩
雖太祖再后入然其體裁勻密詞調清壯無一語軼繩尺
之外同晤台人戴石屏深加獎重其子鳳山鳳山子子
野半山已入上官闡風吳潛夫朱力菴吳半山黃則山
盛傳宗憲必殆與黃山谷江西詩派無異

閩書

夫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
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

上也詩以吟咏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
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
相中之象巴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近代
諸公乃以作詩持解會遂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
論爲詩天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蓋於一唱三嘆之
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務使事不問興致用字必有來
歷押韻必有出處讀之反覆終篇不知著到何在其末
流甚者叫噪怒張殊乖忠厚之風殆以罵詈爲詩詩而
至此可謂一厄也然則近代之詩無取乎曰有之吾取
其合於古人者而已國初之詩尚沿襲唐人王黃州學
白樂天楊文公劉中山學李商隱盛文肅學韋蘇州歐

陽公學禪退之古詩梅聖俞學唐人平澹處至東坡山谷始自出已意以爲詩唐人之風變矣山谷用工尤爲深刻其後法席盛行海內稱爲江西宗派近世趙紫芝翁靈舒輩獨喜賈島姚合之詩稍稍復就清苦之風江湖詩人多效其體一時自謂之唐宗不知止入聲聞辟支之果豈盛唐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嗟夫正法眼之無傳久矣唐詩之說未唱唐詩之道或有時而明也今旣唱其體曰唐詩矣則學者謂唐詩誠止於是耳得非詩道之重不幸耶故予不自量度輒定詩之宗旨且借禪以爲喻推原漢魏以來而截然謂當以盛唐爲法雖獲罪於世之君子不辭也

治浪詩話

嚴儀卿論詩以爲當如水中之月鏡中之花此詩家妙語也又引禪家羚羊掛角香象渡河等語見作詩者當不落理路不著言筌學詩者誠不可不知此意然觀王右丞輞川別業與積雨輞川庄作李頎題璿上人山池諸篇皆便實地說何曾作浮濫語今人則全無血脉一句說向東果一句說向西以爲此不落理路不著言筌卽水中月鏡中花也此何異向癡人說夢而儀卿數語無乃爲疑詠後人之本耶

碑史彙編

虞山錢氏曰世之論唐詩者必曰初盛中晚老師豎儒遙相傳述揆厥所由蓋創於宋季之嚴羽而成於明初之高棅承譌踵繆三百年於此矣夫所謂初盛中晚者

論其世也論其人也以人論世張燕公曲江世所稱初
唐宗匠也燕公自岳州以後詩章悽惋傳得江山之助
則燕公亦初亦盛曲江自荊州以後同調諷咏尤多暮
年之作則曲江亦初亦盛以燕公系初唐也邇岳陽唱
和之作則孟浩然應亦盛亦初以王右丞系盛唐也酬
春夜竹亭之贈同左掖梨花之詠則錢起皇甫冉應亦
中亦盛一人之身更歷二時將詩以人次耶抑人以詩
降耶世之薦博盛唐開元天寶而已自時厥後皆自餽
無議者也誠如是則蘇李枚乘之後不應復有建安有
黃初正始之後不應復有太康有元嘉開元天寶已往
斯世無烟雲風月而斯人無性情同歸於墨穴木偶而

後可也嚴氏以禪喻詩無知妄論謂漢魏盛唐爲第一義大曆爲小乘禪晚唐爲聲聞辟支果不知聲聞辟支卽小乘也謂學漢魏盛唐爲臨濟宗大曆以下爲曹洞宗不知臨濟曹洞初無勝劣也其似是而非誤入箴芒者莫甚於妙悟之一言彼所取於盛唐者何也不落議論不涉道理不事發露指陳所謂玲瓏透徹之悟也三百篇詩之祖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我不敢效我友自逸非議論乎吳天曰明及爾出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非道理乎胡不遄死投畀有北非發露乎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非指陳乎今任其一知半見指爲妙悟如照螢光如窺隙日以爲詩之

妙解盡在是學者沼途覓迹搖首側目吹求形影摘抉
字句曰此第一第二義也曰此大乘小乘也曰是將流
而爲中爲晚盛唐之牛跡兔徑俛乎其唯恐折而入也
曰翳者別見空華熱傷者旁指鬼物嚴氏之論詩亦其
翳熱之病耳而其症傳染於後世舉目皆嚴氏之眚也
發言皆嚴氏之譴也而互相標表期以藥天下之詩病
豈不慎哉

因樹屋
書影

虞山錢受之極論嚴滄浪以禪喻詩之非而於高廷禮
之分四唐則案以當時作詩之歲月而駁之曰燕公曲
江亦初亦盛孟浩然亦盛亦初錢起皇甫冉亦中亦盛
夫詩不可以若是論也予以毛詩考之作誦之家父見

于桓公八年求聘十五年來求車爲東遷以後之人矣
其于詩也不害其爲小雅黍離行役之大夫及見西京
之喪亂當爲東遷以前之人矣其于詩也不害其爲王
降而風故初盛中晚亦舉其大概耳而盛唐之詩實有
不同於中晚者非獨中晚而已自漢魏及今有過之者
乎蓋論詩之氣運則爲中天極盛之運而在作者心思
所注則常有不極其盛之意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詮
言有盡而意無窮譬之於禪則正所謂透徹之悟也不
求之此而但規撫於浮響慢句以爲氣象而託之盛唐
此明嘉隆以來稱詩者之過也於前人乎何尤姜西溥
銘集

虞山錢先生不喜妙悟之論公一生病痛正坐此然儀

卿詩實有刻舟之誚高新寧亦然大抵知及之而才不

逮云是歲重陽前一日記於京邸

蠶尾續文

陸士規黃陵廟詩與嚴羽聞笛詩皆絕似唐而起句皆出韵故選者不之及然張籍洛陽城裡見秋風何害其

佳

小草齋詩話

胡元瑞詩藪所選南宋絕句初讀之似亦可喜細玩俱不甚佳今摘其勝此者陸士規黃陵廟詩云東風吹草綠離離路入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嚴儀卿聞笛詩云江上誰家吹笛聲月明霜白不堪聽孤舟萬里瀟湘客一夜歸心滿洞庭塞下曲云古戍秋生畫角哀思歸泣盡望鄉臺胡天日落寒風起

但見黃沙萬里來陸務觀采蓮云雲散青天掛玉鉤石
城艇子近新秋風鬟霧鬢歸來晚忘却荷花記得愁雖
格不甚馴而有言外之致書之以待法眼

小草齋詩話

詩話樓在邵武東城上卽望江樓宋邑人嚴羽與客戴
石屏談詩於此世所傳滄浪詩話是也後人奉羽像祀
於其中

閩省通志

予訪滄浪先生吟卷積有歲年康熙戊申始得宋刻于
亡友程太史翼蒼一則幸夙願之頓酬一則感故人之
新逝秋窓篝火展卷撫然

蘇尾續文

嚴粲

宋嚴粲坦叔華谷詩集一卷氣格卑弱類晚唐之靡靡

者一二絕句差有可觀如秋入白蘋風浪生癡雲未放
楚天晴青山湖外知何處中有斜陽一段明昨夜湖心
共泊船一天星露宿寒烟朝來極目無洲渚知採蘋花
何處邊稍有唐人音節華谷作詩緝林希逸以爲在歐
蘇王劉東萊諸鉅儒之上今盛傳其書又稱其五七言
幽深天矯意具言外觀此集殆不然也集中贈李賈詩
云汝與吾宗好注賈與嚴滄浪遊華谷與滄浪蓋有宗
族之誼詩派相似而差不及戴石屏贈二嚴詩云前年
得嚴粲今年得嚴羽我自得二嚴半鐸諧鐘呂

居易錄

嚴氏詩緝三十六卷粲自序曰二兒初爲周南召南受
東萊義誦之不能習予爲輯諸家說句析其訓章括其

古使之瞭然易見既而友朋訓其子若弟者競傳寫之困於筆劄胥命鋟之木此書便童習耳詩之興幾千年於此矣古今性情一也人能會孟氏說詩之法涵泳三百篇之性情則悠然見詩人言外之趣毛鄭以下且束之高閣此書覆說可也袁甫曰坦叔於黍離中谷有蕓葛藟不用舊說獨能深得詩人優柔之意其他一章一句時出新意大抵宛轉有旨趣可與言詩也已矣

經義考

謝克仁

謝克仁字夢得以文詞詩律游江湖間淳熙初元薦於鄉有題金山詩云半夜鬼神朝水府五更鼓角動揚州大爲張于湖所知以國士畏友待之謂其文如觴溫岷

山不舍晝夜其爲蕩雲沃雨之漫夫復何疑有詩集行世

閩書

陳子常

陳子常字常翁仙遊人精於周典如井田封建先儒所未發明者悉畫爲圖有詩云爲成者十復爲終終十還爲百里同祇爲諸儒泥方法不知起數總皆縱有周禮解

閩書

黃銖

黃銖字子厚崇安人少師事劉子翬與朱熹爲同門友少熹一歲爲文畧相上下熹每嘆其不可企及其文學太史公詩喜屈宋曹劉而下及韋應物尤喜琴書隸法

甚古得魏晉以前筆意其於騷詞能以楚聲古韵爲之

尚友錄

李呂

雲際嶺北溪水出焉宋李呂詩凌空石磴三千丈匝地

瑤林石萬花自有眼來方見此直疑身已到仙家

光澤縣志

鄭德普

鄭德普字汝施幼穎敏淹洽刻意爲詩與趙若樵范師

孔游從唱和其題靈巖云山蒸雲氣晴能雨泉挾風聲

夏亦爽題齊雲峯云石澗黏蒼蘚澗高流白雲咏南樓

云鴈斷風仍惡烏啼天正陰皆佳句也

閩書

黃巖老

堯章自號白石道人潘德久贈詩云世間官職似樗蒲
采到枯松亦大夫白石道人新拜號斷無繳駁任稱呼
時黃巖老亦號白石亦學詩於千巖詩亦工時人號雙
白石云

鶴林
玉露

黃朴

近時都下有士人許其姓者能迎致大仙所言多奇中
嘉定壬午之春三山黃公朴同一二朋友訪許扣功名
大畧卽書沙門光遠降先作自贊云伸脚自由屈脚自
在不知十二部尊經不識三千條大戒醉後高歌無障
無礙當時若見閻王任他枷鎖粗械又一云無疑無疑
自有東西目前行檢眼下阿鼻不認真實法性不念如

來苦提提取金毛獅子任教烏兔如飛後再書云黃子
黃子文魁多士醞藉胸中十萬兵縱橫筆下三千字無
垢爲朋汪公相似若得火土相逢一躍禹門浪裏後八
年歲在己丑黃公果大魁天下黃生於壬子魁於己丑
實符火土相逢之句狀元局中諸公唱和詩有醞藉縱
橫一聯不差一字鬼物已先知之矣

游宦紀聞

陳宓

安溪視諸邑最僻深山窮谷距縣有閱五六日至者又
氣候多煥春夏之交雨淖則河魚腹疾旱則瘴瘧作焉
俗信巫尚鬼市絕無藥有則低價以貿州之滯腐不佳
者貧人利其廉間服不瘳則淫巫之說益信詩曰鬻水

秋來八九月芒芒山瘴一齊發時人信巫紙多燒病不
求醫令自活

呻吟復
蘇集

祝穆

先君子幼孤文公朱夫子重渭陽之念實教育于家塾
猶及親炙當時講論之益西山蔡先生勉齋黃先生特
加敬愛先君子師事之晚年卜居建陽麻沙之南溪上
扁於室曰南溪樟隱蓋朱夫子之大書也述於文曰南
溪樟隱記蓋先君子之絕筆也又嘗規一便坐取朱夫
子歲寒二大字勒於其楣且係之以詩曰豫章偃蹇納
蒼龍姿幹寧似匠石逢借重歲寒雲谷字絕勝松拜大
夫封觀是詩也可以知先君子固窮之志矣噫先君子

咄書于不釋卷見於是記者無非述其刻苦問學勉勵
後人將欲以儒業承其家洙輒犯不韙僭以樟隱記附
於先儒名世之作之次庶幾託以有傳用警其子若孫
益求所以承先志云寶祐戊午仲秋上澣孤株涕泣謹

跋事文類
聚續集

苗幹

作詩第一對病是道學何者酒色放蕩禮法所禁一也
意象空虛不踏實地二也顛倒議論非聖非法三也議
論杳眇半不可解四也觸景偶發非有指譬五也宋時
道學諸公詩無一佳者至於黃勉齋登臨詩開口便云
登山如學道可止不可已此正是譬如爲山注疏耳晦

翁詩却有不著相處然便欲以感遇擬于昂終覺不侔

小草齋詩話

林希逸

劉克莊序希逸詩宋自光朝三傳至希逸比之於師稿而華矣散而密矣嚴而紆矣搜索如象罔之求珠斷削如巨靈之施鑿經緯如鯨人之織綃及其得手應心也簡者如鰻魚小篆之古焉協者如韶鈞廣樂之奏焉偶者如雌雄二劍之合焉

閩書

林希逸廬齋十一稿入局句云寬心可要流香酒圓夢何須正焙茶其明皇按笛達磨渡蘆二圖詩歌皆佳又六言蚯蚓兩頭是性桃花一見不疑了得葛藤三昧却

叅芣苢諸詩上屬齋爲林艾軒理學嫡派而詩多宗門語

居易錄

乾淳間林艾軒始好深湛之思加鍛鍊之功有經歲累月緒一章未就者一傳爲網山林氏名亦之字學可再傳爲樂軒陳氏以名藻字元潔三傳爲竹溪詩比其師槁乾中含華滋葉散中藏嚴密窘狹中見紆餘

劉後村題跋

余良弼

余良弼順昌人子大雅與游敬仲同時從朱子游深得求放心之旨兩捧鄉書良弼有教子詩云白髮無憑吾老矣青春不再汝知平年將弱冠非童子學不成名豈丈夫幸有明窓並淨几何勞鑿壁與編蒲功成欲自殊

頭角記取韓公訓阿符

萬姓統譜

馮取洽

馮取洽號雙溪翁延平人題風月樓一聯一溪流水一溪月八面疎櫺八面風詩林皆以爲秀傑之句

詩人玉屑

翁定

吾郡胡季昭寶慶初爲大理評事應詔上書言濟邸事竄象郡建人翁定送行詩云應詔書聞便遠行廬陵不獨詫邦衡寸心只恐孤天地百口何期累弟兄世態浮雲多變換公朝初日盡清明危言在國爲元氣君子從來豈願名

鶴林玉露

郭月乎

建安郭周孚未第時夢人以詩一聯示之云雞人唱曉
沉潛際漢殿傳聲彷彿聞郭于夢中口占續之云自慶
寒儒千載遇夢魂先得觀天顏繼于余中榜登甲科初
與同袍伏闕以待唱第忽聞召堯間有連聲長歌了不
成詞調不覺問其旁坐有應之者曰此所謂雞人唱曉
也郭欣然悟前詩之先定後恬于仕進官至員郎所至
以清慎稱之

春渚
紀聞

黃子信

黃子信長泰人嘉定中特科以文章學誼爲學者師初
調新會鹽場帥楊長孺以其老故心易之子信投以詩
云六年兩度拜宸旒換得青衫白上頭飛鵲只因無樹

繞窮猿何暇擇林投明知著脚當來誤幾欲抽身不自
由安得有錢了官債便無三徑也歸休遂拂衣去長孺
得詩恨相知之晚及歸又作詩云笑倩西風拂舊埃歸
時行李似初來也知三載清貧好博得抽簪強健回有

散翁集行世

閩省
通志